



垂一条思念的绳

——纪念祖父孔孚先生

□孔维

“掬一捧泉水/洗一洗眼睛/心也绿了。”

诗人贺敬之书写的诗句《泉边》还滴着五龙潭的水珠呢,祖父的第二座诗碑已荡漾在白石泉的波光里了。

“请教泉有多少/去问济南人的眼睛吧/愿闻济南人的性格/那你去问泉水吧。”这首《答客问》是由魏启后先生书写的。名诗名字,名泉名石,再助以名匠之神工,自然构成了无可挑剔的名景。

诗碑清澈在泉眼里,一茎水草好奇地临摹那些字;然后是几尾鱼绕来绕去;有朵云遮

住了其中的一行,停顿片刻又飘走了;泉在汨汨地读,柳在静静地听。此时倚石临水的仿佛不是那些诗句,而是祖父本人。

祖父一生无数次地歌唱过济南的泉水,现在他终于可以静下来,眯起眼听泉水为他日夜歌唱了。

和泉城林林总总的题刻相比,这座诗碑算得上独具风姿。祖父用新诗写济南,令人耳目一新。和他那充满灵性的诗句一样,泉城之美既是古典的,又是现代的,而且不可阻挡地要从现代流向未来。

好像有人说过,祖父的字

比他的诗还要好。是这样吧!真希望有一天看到那字也在石头上绿出芽儿。

诗碑,书碑,一方小小的纪念碑,在诗歌被冷落的日子,纪念一位诗人。

诗碑是沉思的泉水,泉水是歌吟的诗碑。

明天,以及明天的明天,会有成群结队的游人从碑前经过,他们大多是为泉而来,在俯身观泉的同时,偶尔瞥见了水中摇曳的诗句。也许只有很少的人爱这些诗,在诗碑前小立,默诵或者朗读,然后离开。

但有些是离不开的,譬如

泉水,譬如诗。

离开了泉水,济南还可以再叫泉城吗?离开了诗,泉水还能再流进梦里吗?

其实济南并非独美泉族,还有山,还有湖呢。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如果春登佛慧山时读到:“佛头/青了”;如果雪天望华山时读到:“它是孤独的/在铅色的穹庐下/几十亿年/仍是一个骨朵/雪落着/看它使劲地开”;如果夏游大明湖时看到这么一座诗碑,上面刻着:“竖一个绿耳/听风听雨/蜻蜓立于圆/蜜蜂醉于蕊/天地一色/济南开了。”

泉边,湖边,水的韵味一直到遥远的海边。

当在栈桥附近见到这样的诗句:“青岛的风/玻璃似的/人游在街上/像鱼……”我相信青岛也会海一样笑出声来的。

读风景中的诗,品诗中的风景,垂一条思念的绳。

时间真快,祖父离世23年了,但我感觉他还活着。好多人还在读他的诗,在纪念他。我感到欣慰。

祖父的心灵纯洁得透明,他的诗映照着我,滋养着我,洗着我的眼睛。我感到温暖。



所谓“懂事”哲学

□雪樱

今年夏天热得早,一动弹就浑身出汗,我改在早起读书。那天清晨刚打开手机,就看到大静的留言闪烁成片。“一大早爸妈又吵架了,还动了手,这哪儿像个家啊?我不想让他们这样,但是看样子他们真过不下去了,你说我该怎么办?”大静的哭诉,也扰乱了我的心思,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倾听了。

大静今年上大四,在家排行老大,下面有一妹一弟,妹妹今年中考。从上高中起,家里家外大静就主动撑起来,弟弟妹妹的事都揽过来。今年疫情发生后,在家上网课的她,既要为弟妹辅导功课,也要帮忙做饭洗刷。她觉得自己多分担点儿,父母就能歇歇,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家庭大战。“本来我以为我懂事点儿,就没那么多事情压在他们身上了,但他们总是不消停……”我先安抚她的情绪,让她好好冷静一下,然后告诉她:“你不妨学着示弱!”她满脸不理解,问道:“我担心我再装不懂事,父母岂不是更烦心?”

放下电话,我陷入深思。从小,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“懂事”“听话”“乖”。幼儿园里,懂事的孩子善于讨好,过节日懂得给老师送小礼物;上小学后,懂事的学生会察言观色,替老师跑腿买东西,让父母为校企联系印刷活;进入职场,懂事的人见机行事,时刻做老板的跟班,办公室倒茶,饭局上挡酒,下班后代驾……很多时

候,因为太懂事而失去自我,内心无处倾倒的委屈最终累积成为怨恨。在过去,物资匮乏的年代,家里的老大更是“擎天柱”和“守门神”。作家梁晓声就曾分享过,比他大6岁的哥哥梁绍先曾因家贫一度放弃上大学,后来患上精神分裂症,梁晓声主动接过来照顾。我的母亲在家也是排行老大,上面虽有个姐

姐,但是收养的,必须高看一眼,下面弟弟妹妹又多,所以我母亲吃尽苦头,饱尝艰辛:大坝边洗衣裳的是她,菜地里育秧苗的是她,骑车进城卖菜的是她,灶台前蒸馍烙饼的是她,生产队里挣工分的还是她……经年累月,岁月的馈赠也是令人触目惊心,手指磨起了厚茧,腰腿侵入了风湿。姥爷姥姥把最轻快的活儿都留给了大姨,找人把她安排在大队里当缝纫工,她结婚时,一家人硬是从牙缝里省出钱来给她置办体面的嫁妆。母亲的懂事成为那代人的集体荣光。可是,当他们这代人步入老年后,他们的苦楚和委屈有谁倾听呢?事实上,委屈往往不会随着时间消散,反而会加重苦难的重量。

所谓“懂事”哲学里,还蕴含另一重思考,那就是选择。这让我想起《红楼梦》中贾母身边最得力的丫鬟鸳鸯。她有茂密黑亮的秀发,脸上有些雀斑,长得不很出众,但是能胜任贾母的贴身“秘书”,必有过人之处。李纨夸奖她道,“从太太起,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,现在他敢驳回。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……那孩子心也公道,虽然这样,倒常替人说好话儿,还倒不依势欺人的。”那夫人给鸳鸯说媒,觉得丫鬟嫁人做妾是必经之路,鸳鸯却誓死反抗,守着众人又发毒誓又剪头发,“我是横了心的,当着众人在这里,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,便是‘宝金’‘宝银’‘宝皇帝’,横竖不嫁人就完了!就是老太太逼着我,我一刀子挨死了,也不能从命!”只见她“一面说着,一面回手打开头发,右手就铰”。从职场角度论,她懂礼数却又敢违抗,这样做很不懂事;但从人性角度分析,这是她的个性和原则,她不会因为讨好贾母而唯唯诺诺,不会因为随波逐流而牺牲自我。当她撞见司棋

和潘又安私会时,立即说会保守秘密,听说司棋生了病,她又给她吃定心丸,“鸳鸯支出人去,反自己立身发誓,与司棋说,‘我告诉一个人,立刻现死现报!你只管放心养病,别白糟蹋了小命儿!’”如此职场姐妹情难能可贵,这个“贵”,是人品高贵、身价值钱,也是精神高贵。试问,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爱自己、经营自己,又拿什么去爱他人呢?

与之相反的人物是李纨。虽说有人欣赏她有学识,但我始终认为她整天太端着,活得太憋屈。有一处细节令我印象深刻。《红楼梦》第39回中,宝玉、黛玉、宝钗、湘云、李纨等吃螃蟹、做菊花诗,受凤姐指派,平儿赶来拿几个螃蟹回去吃。“李纨见了,把平儿留住,因拉他身旁坐下,端了一杯酒,送到他嘴边。”稍后,她在平儿身上一通摸索,甚至摸到了一把硬钥匙。摸索这个动作,传达出李纨深深的孤独和渴望。此前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给女孩子们送花,独独没有李纨的,“周瑞家的便往凤姐处来,穿过了夹道子,从李纨后窗下越过西花墙,出西角门,进凤姐院中。”这句移景描写简直是人性之笔,李纨的被冷落、被损害和被侮辱暴露无遗,好几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停下来,顿觉心里有个地方硌得慌。李纨最终落了个年老丧子的悲惨局面,与其说她命运不好,不如说是个性造就,太懂事的缘故——固然封建社会寡妇没有地位,但一味迎合只会失去更多自主权,变得狭隘和嫉妒,结局也愈加糟糕。

委屈好比安眠药,吃得多了必然会产生毒性,让人丧失自我,活成附庸,这是最失败的人生。我们要懂得主动选择的智慧,不要因为“懂事”而错过原本幸福的生活。

少年的脚步

□李晓

人到中年,有几个陪你忆旧的人,也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
我与老友侯三每次见面都感觉很亲切,不见面时也很少想起对方。前不久的一个晚上,我与侯三聊天,他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第一次进县城的旧事。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端午节,14岁的侯三步行了6个小时山路,然后乘船去县城的大河边看龙舟赛。

侯三第一次进城,一路走一路问,到了江边。人山人海,龙舟竞发,欢呼如潮。瘦小的侯三踮起脚,像乡下的鹅那样引颈张望。侯三突然感觉一只脚脚背有疼痛袭来,低头一看,一个穿皮鞋的中年男人踩住了他的脚。侯三歪头一看,那是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,是县城人的模样。兴奋的男人一直在吆喝,浑然没发觉自己正踩在少年的脚上。侯三疼得再也忍不住了,使劲把脚抽了出来,发出一声难受的呻吟。中年男人垂下头,哼了一声:“怎么了?”慌慌张张的侯三一瘸一拐跑出了人群,他去了一家馆子,用身上带的钱,痛痛快快地吃了一大碗大肘面。他是在给自己压惊,也是在跟自己较劲。然后,侯三用剩下的钱买了几个大馒头给乡下的爹娘带回去。侯三坐船又步行回家时,已是深夜,他叫醒被窝里的母亲:“妈,起来吃馒头。”

侯三向我回忆起这一幕时,笑了,落泪了。侯三说,当年去县城,自己作为一个乡下少年,内心极度自卑,让他面对城里人时总是很惶恐。他进城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,给乡下的父亲买了一双皮鞋。种地的父亲,去县城或遇到重大节日时,才会穿上这双皮鞋。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年,这双皮鞋还是新的。

侯三说,如今每次看到那些进城的乡下人,他脑海中总浮现起自己当年的模样,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县城马路上走着,每一次抬腿,似乎都是在跟自己的内心搏斗。侯三看

到他们,总要停留下来,像看一部老电影一样,眼前的纷乱红尘,转瞬间隐遁入了旧时光的黑白。侯三说,他的骨子里埋着的、奔流着的,还是乡下人的气血。难怪侯三一直喜欢吃粗粮野菜,难怪侯三家的墙上还挂着一个斗笠,难怪侯三在城里看到一个担着菜筐卖菜的乡下老农,也要拉他去馆子里吃上一顿馄饨唠唠嗑。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,你在世上走了千万条路,遇到千万个人,最后,你遇到的还是你自己,你回到的地方还是你的内心。

我13岁那年,从乡下第一次进县城,头天晚上,就兴奋得失眠了。天蒙蒙亮,趟过山路上露水荡漾的草丛,我和母亲一同步行去县城表姨家,庆贺表姨60岁的生日。我提着的篮子里,有一只鸡、一只鸭。

到了县城,车轮滚滚、人流熙攘中,我和母亲迷路了。母亲急得要哭了,那时又没电话。这时,看到一位穿白色制服的公安人员,我和母亲壮着胆子上前求助。母亲哆嗦着说,表姨家门前有一个理发店,院门前还有一棵黄葛树。但说出的这些,都不足以找到表姨的家。母亲终于镇定下来,想起口袋里还有一张条子,那上面写着表姨家的地址。热心的公安人员找来一辆吉普车,把我和母亲送到了表姨家。见到表姨,母亲扑上去,哭了。我看见篮子里的鸡鸭都耷拉着眼皮,它们在乡下竹林山坡上多么神气活现,来了县城,也和我一样呆滞了。第二天早晨,表姨准备去鸡笼里捉鸡来杀,却发现鸡已死了,它合上的眼皮带着污浊的青色。那只孤独的鸭,受了刺激,一动不动。

有天我走在马路上,走着走着,恍然看到楼房一下子矮下来,变成了乡下茅屋。耳旁的阵阵车鸣声,我以为那是鸡鸣。想起第一次进县城那年,我也是这样的恍惚状态。

【怀念】

【世相】

【浮生】